

宋

史

百六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史三百七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國事司馬右丞相贈國史領經進事都總管

勅修

朱弁

鄭望之

張邵

洪皓

子适遵邁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竒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

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汝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

金人怒絕其餽遺以困之并回拒驛門忍饑待盡誓
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并
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
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
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
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
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
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
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
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

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帝爲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黏罕等相繼死滅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冤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

殿并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并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

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有司校其考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卒并為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并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傳偉文李丹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閣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洎舊聞三卷續骈體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

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顯謨閣直學士僅之子也望之少
有文名山東皆推重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自陳留簿累遷
樞密院編修官歷開封府儀工戶曹以治辦稱臨事勁正
不受請託宦寺有強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子欲奪人妾
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受除駕部員外郎兼金部靖康元年
金人攻汴京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為軍前計議使既還金
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
大臣同議迺命同知樞密院事李棣與望之再使幹離不
以朝廷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手詔為辭遣蕭三寶奴

偕稅等還以書求割三鎮欲得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
過河時高宗在康邸慷慨請行遂與張邦昌乘筏渡濠
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砦又除望之戶部侍郎同稅再至
金營仍以珠玉遺金人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姚平仲
夜劫砦不克幹离不以用兵詰責諸使者邦昌恐懼涕
泣王不為動金人遂不欲留王更請肅王乃以兵送望
之詣國王砦詰問會再遣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
得還因盛言敵勢強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既而金兵
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
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

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詔望之為戶部侍郎尋轉吏部
侍郎論王雲之寃帝為感動復雲元官與七子恩澤尋
兼主管御營司叅贊軍事論航海不便忤旨以集英殿
修撰再領亳州明道宮起知宣州踰年以言章罷紹興
二年會赦復徽猷閣待制致仕七年落致仕名赴行在望
之以衰老辭帝謂大臣曰望之朕故人也於是升徽猷閣
直學士復致仕三十一年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
為衢州司刑曹事會詔求直言邵上疏曰有中原之
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

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
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
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武臣楊憲副之
卽日就道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
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翌
日見左監軍撻攬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
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
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啓兵
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偽楚僭立群盜蜂起曾幾
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

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取國書
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又送邵于劉豫使
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為殿院責以君臣大
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
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
又作書為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
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
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北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
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
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

議成及皓弁南歸八月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
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域未褒贈者乞
早頒恤典邵併携崔縱柩歸其家升祕閣脩撰主管
佑神觀左司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
觀移書時相勸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再奉祠
卒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
自許出使囚徒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
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
歸上書言檜忠節議者以是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

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有文集十卷子孝覽孝曾孝
忠孝曾後亦以出使歿于金金人知為邵子尚憐之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
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
中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
任發廩損直以糶民全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
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
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
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
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

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日帝問宰輔近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絰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為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龔璿副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遷

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卽命知泗州
羈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
部衛皓至南京比過淮南成方與耿堅共圍楚州責
權州事賈敦詩以降敵實持叛心皓先以書抵成成
以汴涸虹有紅巾賊軍食絕不可往皓聞堅起義兵
可撼以義遣人密諭之曰君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
縱有罪當稟命于朝今擅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
意動遂強成歛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龔璣曰虎
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
衆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

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使人諭意優進官秩
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卽
遣使撫成給米伍萬石願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
奏皓託事稽留貶二秩皓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
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群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潁上
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
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入宿衛皓至太
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黏罕迫二
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
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